

馬華文學

溫任平等著 文星叢刊297



溫任平等著 文星叢刊297

馬華文學

Selected Works by
Malaysian Chinese

BY WOON JEN-PING & OTHERS

COPYRIGHT 1974, 1980

BY CULTURE BOOK HOUSE

HONG KONG

文星叢刊 297

著者	溫任平等
出版者	文藝書屋 香港九龍漢口道4號5A
印刷者	東南印務出版社 香港高士打道六十四號
每冊定價	港幣八元
港壹版	一九七四年八月
再版	一九八〇年八月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目錄

寫在「大馬詩人作品特輯」前面	溫任平	三
近作兩首	淡瑩	一一
結	沙禽	一五
天討	王潤華	一八
露天茶攤	溫任平	二三
論詩的移情作用	溫瑞安	二六
爲砂勝越詩壇開路	方秉達	四九
釋現代詩兩首	賴瑞和	五八
瘡	子凡	六六
老印度花販和花	李有成	六八

廟（外一首）	溫任平	七〇
讀報	歸 雁	七三
已經疲乏的	賴敬文	七五
近作三首	陳慧樺	七八
水龍吟	溫瑞安	八三
成長	藍啓元	九一
單調的迴響	林 綠	九四
初論喬林：基督的臉	溫任平	一一二
經驗的變換	陳慧樺	一三七
附錄：		
「文化回歸」和「自我放逐」	賴瑞和	一五三

目錄

寫在「大馬詩人作品特輯」前面	溫任平	三
近作兩首	淡瑩	一一
結	沙禽	一五
天討	王潤華	一八
露天茶攤	溫任平	二三
論詩的移情作用	溫瑞安	二六
爲砂勝越詩壇開路	方秉達	四九
釋現代詩兩首	賴瑞和	五八
瘡	子凡	六六
老印度花販和花	李有成	六八

目錄

二

廟（外一首）	溫任平	七〇
讀報	歸雁	七三
已經疲乏的	賴敬文	七五
近作三首	陳慧樺	七八
水龍吟	溫瑞安	八三
成長	藍啓元	九一
單調的迴響	林綠	九四
初論喬林：基督的臉	溫任平	一一二
經驗的變換	陳慧樺	一三七
附錄：		
「文化回歸」和「自我放逐」	賴瑞和	一五三

寫在「大馬詩人作品特輯」前面

溫任平

當台北詩壇正在慶祝現代詩的二十年，並且在「現代文學」四十六期出「現代詩回顧專號」時，我愈覺得大馬詩壇也應該有點表示。馬來西亞的現代詩歷史比台灣短，我們的起步大約比他們慢了七八年，真的，當他們的「六十年代詩選」結集出版的當兒，我們的現代詩恐怕只能算是一個剛誕生的、常常惹怒老前輩們的娃娃。但是自一九五九年蘊釀、發軔以來，它便一直不斷磨礪自己，充實自己，到今天，也有十三年的光景了。這十三年也不是平白渡過的，這十三年當中，我們的詩人的確爲這一區域的詩運作了若干貢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而且也奠下了初步的基石。在這個時候，在國外的文學刊物出特輯，把這兒的作品介紹到國外去，總不致被譏爲草率從事的事吧。

出這個特輯的目的，並非爲了爭取甚麼國際聲譽，我們只是爲了一項應得的權利做我們份內的事：我們要把馬來西亞的中文詩的讀者擴展開去；換句話說，我們已不再滿足於只讓國內的讀者看到我們的詩了，我們更希望國外關心詩的人士也注意到我們的一些成績與表現。老天，我們

活在這口井裏面太久了太久了，我們要呼吸一口外面的新鮮空氣，這個要求也真夠謙卑的了。

我於是把我這個心意寫信告訴了王敬義先生。他很快地就回信表示同意，同時還附下一封劉紹銘教授的短札給我閱讀；真是巧得很，在我寫信給敬義先生詢問他有無可能撥出版位刊登特輯的同時，在星加坡大學任教的劉先生也去函力請「純文學」弄一個大馬作家的專號。從這點看來，馬來西亞的文學現狀，也許真個到了可向外頭「露一手」的適當時機；實際的情形，當然沒有如此樂觀，我們的功力，更不足言自傲自滿，坦白地說，就整個現代文學的收穫而言，我們毋寧是處於欠收狀態，貧乏而且蒼白。

故此，當劉先生主張要為大馬作家出專號，我們便不得不慎重考慮了。把特輯擴大，更廣泛地收入小說、散文、戲劇原則上當然是好的，問題的關鍵是我們交得出貨色來嗎？據我看，我們可以拿出來充門面的東西少得可憐。就小說而言，現代小說只能說始具雛型，只是一個剛剛學爬、還常常把流行的砂粒胡亂往嘴塞的稚童。散文的創作尚在摸索時期，不少的所謂現代散文都洋溢着一股感傷的情調：自怨、自艾、自憐、自瀆，偽裝天真與矯裝失落成了女裝裙的「迷死」(Maxi)與「迷你」(Mini)。更由於散文作者的力圖創新，故意扭曲文字，任意擺佈句法結構（其實是完全不理會結構），結果陷身於修辭學的迷魂陣中不能自拔。我與賴瑞和曾多次在信中討論中文句子的結構問題——因我發覺這個問題似乎一直未受到寫作者的重視，所謂 academic

style 所謂 lyrical style，我們的作家是不甚了了的——他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本地散文作者的句子，款式看來很新奇，其實他們祇不過是在幼稚的 rhetoric 中找尋文字美的刺激」。(七年四月十二日信)。至於戲劇，恕我直言無狀，我們的現代戲劇還未曾在作家的肚子裏受精，更談不上懷孕，我們的劇作家們是否壓根兒都是一羣不能行周公之禮的石女，則不得而知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能夠厚着臉皮出大馬作家專號嗎？

暫時丟開現代文學不論，在這一方土地上，我們每天從一些雜誌及報屁股的文藝副刊，仍可以讀到數量不少的小說與散文的，令人驚異的是：那些小說與散文與三十年代的小說散文殊無二致。那些小說與散文的作者們活在他們的爸爸剛出世不久的年代裏，拼命去模仿冰心、朱自清與巴金，大量複製這些大家的作品，掀起八十年代的五四運動。這是一羣患了時間失誤症的人，我們深表同情，他們被病毒侵害了的腦子忘了五四已經過去了五十餘年了。另一羣別有用心的份子，他們整日高唱「表現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為勞苦大眾寫出他們對現實社會不合理現象的控訴」「投身到生活中去向廣大人民學習」「忠於反映廣大勞動人民的生產活動及現實生活」，文章的後面總要加上「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吧！」「跟着歷史的潮流向前邁進！」「跟着時代的巨輪前進！」那些以驚嘆號來引人注意的句子。(全部語錄均引自一九七二年五月出版的「大學文藝」第三期「馬大華文學會出版」，作為一個抽樣。)他們的小說有一個千篇一律的公式：每一

個工頭都必定剝削壓搾工友；每一個有錢人必定爲富不仁；每一個三輪車夫、膠工、漁夫都偉大得要命。這種寫作格調便是他們的「寫實主義」。其實就是上面那一堆格言式的句子也不是他們獨創的，他們只是從某方面弄來的大字報上拾得一些唾餘，或者索性把裏面的標語照抄而已。當然，他們爲了增強號召力，爲了掩飾他們的鬼蜮技倆，爲了「名正言順」，他們是不會忘了祭起魯迅的陰魂，把他的周恩來式的掃把眉高爾基型的八字鬚褻瀆地貼在自己的鼻子之下，鳥啄之上的，因爲這樣不單可以提高自己的身價，也可以用來嚇唬那些初進文學門檻的文學青年，使他們肅然起敬。他們喊着幾十年前就喊過了，而且一無所成的「普羅」口號，口口聲聲提倡工農兵文學，究其實，他們是把文學當作一種臻達他們的政治企圖的宣傳工具，把文學降格爲政治的附庸。對於第一類人的固步自封，我們感到惋惜；對於第二類人的叵測居心，我們感到的是切膚到骨的悲痛與羞恥。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夠把上述兩類典型的作品，拿去濫竽充數，在國外丟人嗎？

所以我們還是決定把特輯限於現代詩的創作，而不包括其他文學形式。最少在刻下，我們只能這樣做。現代詩的十三年，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單舉一個現象就可說明現代詩受到歧視的一斑：在大馬的十多家報紙的文藝副刊上都是一致排斥現代詩的（學生週報是唯一的例外），偶有一兩首刊出來，都是應酬或者點綴性質，而且這種例外的「開恩」，也殊爲鮮見。在大馬真正歡迎

現代詩的只有蕉風月刊，教與學月刊以及前面提及的學生週報。奇怪的是，在這樣惡劣的文學氣候中，現代詩卻能日漸壯大起來，隨着現代詩的作者與讀者的日益增多，甚至連極端頑固的守舊份子，也不得不承認現代詩是一股新崛起的不容忽視的詩壇力量，這實在是一項奇蹟。大凡物極必反，客觀的條件愈不利，生存的意志愈堅強，也許這個自然的現象，是頗適宜用來解釋現代詩的衍長的。雖然目前還不是現代詩的收穫季，或許我們的成就尙不足與港台相頡頏，但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當我們把自己置身於另一個文學氣候更盛的畛域時，我們還不致像劉姥姥初進大觀園那樣的耳熱心跳。吾人何幸，仍能擁有這一點信心。

這便是「大馬詩人作品特輯」出現在讀者面前的動機與原由了。

*

*

*

籌備這個特輯之初，我們本來打算只選詩，其他的都不選，但是後來想到這樣做似乎不太好。站在刊物的立場，一本月刊裏面儘是詩，對它的銷路而言不無影響。這樣說實在有點「那個」，讀者看到這裏說不定會罵我「庸俗」。必須在此說明的是「純文學」不是一份詩刊，刊物又不是我們主持的，我們沒有來由去拖垮它；如果刊物是我們自己出錢搞的，虧蝕由我們掏腰包那又自當別論。而且「純文學」這幾個月來正以獨臂闖江湖，新創仍未痊癒，它的能否賣出去，每一期能賣多少本的確是任何關心這份刊物的存亡的讀者和作者所應該關注的。故此，我們決定也收

入了詩人們的副產品：詩論。這樣一來，比起單單選錄詩自然「戲路」較寬一些，不致那般局限，而且詩論的出現或許也能吸引住對學術有興趣的人士，何況詩論本就出自詩人的手筆，不論 T. S. Eliot 或 Robert Penn Warren 抑是葉維廉或洛夫，在詩創作上有成就，並無礙他們在詩的理論建設上作大的貢獻。詩論的附列，也可以在某一程度上，提供了一些進入詩中堂奧的門徑，一些欣賞詩的角度，對於準備去領畧這個特輯的詩讀者，也未嘗不是一項心理武裝，雖說詩論所剖析的詩並非就是收入本特輯的作品，總也可以作為借鏡與參考的。

我們的討論，題目是由各人全權去處理與選定的，並無事前商定由某人討論某詩人的作品或者某項詩課題。很巧的（其實是很不巧），除了方秉達的「為砂勝越詩壇開路」之外，我們所討論的均非直屬大馬詩壇的作品（包括筆者在內），我們希望這情形不會招來甚麼誤解和非議。目下在華盛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林綠，他的艾畧特研究，專論「荒原」的「死的意象」，是一個很不易把握的角度，但他卻能提出精闢的創見；目下在臺灣大學外文系攻讀碩士的陳慧樺把葉慈（W. B. Yeats）與杜甫作一比較研究，對愛好比較文學的讀者無疑是一服美味的龍眼燕窩羹，他們必可從文內的平行比較與分析得到方法學上的營養，且領悟到把個人經驗提昇至普遍性的情境是古今中外詩人為他們的作品謀求永恆性與大同性的一個起點；賴瑞和的釋文，對那些持着「現代詩是一團不可解的謎語」那種落伍觀念的塾師學究，不啻是迎面一記耳光。賴瑞和指出葉

珊的「給時間」乃是建立在兩個世界（腐敗的世界與極樂的世界）的對比上，更難能可貴的是他能看出「鐘乳石沉沉垂下，接住上升的石筍」正是上述兩個世界的分水嶺。溫瑞安的「論詩的移情作用」乃是一篇從美學出發的文章，他詳析了各種擬喻手法和擬喻的層次，以及讀者如何憑仗他的直覺與聯想，透過了感受的移情，而在電光火石間觸及了詩的核心。這些詩論所討論的範圍容或已離開了大馬詩壇，但它們却使我們有機會一展眼界。何況好的詩自有其大同性（universality），論文中詩例的枚舉，乃視其是否有助於論點的闡明與引申，詩的地域性反而沒有那麼重要了。

我們也把李有成、梅淑貞及賴敬文三位的詩作收入這個特輯。在這特輯籌備期間，我們曾經寫信向他們邀稿，可能由於他們在國外郵寄不便（有兩人在台灣深造）或功課繁忙或別的我們無法猜測的理由，一直沒有他們的回音。鑑於他們在大馬詩壇的地位，我們只好越俎代庖替他們選了一些詩收入專輯，使其面貌較趨完整。所選的詩也許並非作者本人最滿意的作品，也只好權宜處理了。

筆者在本文篇首曾提及一九五九年是大馬現代詩萌芽的第一年，原因是白堊在那年的三月六日在學生週報一三七期發表了第一首現代詩：「蘆河靜立」，這首詩的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會得到詩壇的另外兩位老將周喚、艾文的證實。看來不會是以訛傳訛的吧。對於這位現代詩的「始作俑者」，我們一再感迫利誘，出盡一切法寶，就是「請他無論如何都要寄來一些詩作，最好

能寫些對大馬詩壇的回顧與感相」，可惜他以事務繁忙為理由，不願一領首而干揮筆；而周喚亦自謙說：「沒有寫詩很久了，實在交不出作品來。」而婉拒專輯的邀請。還有在星加坡大學教社會學的冷燕秋（劉放），他是十年前現代詩壇一個尖拔的聲音，內功很深，但近幾年來興趣在社會學，不行吟草澤之間久矣。筆者編「大馬詩選」之初，曾多次飛鴿傳書加拿大（當時他在那兒讀博士學位）邀他參加，他都表示未能助陣感到抱歉。搞特輯之初，本預備再拉他助拳的，想到他對詩的冷淡，也就把原意打消了。這都是一些小小的遺憾。

近作兩首

淡 璧

無 題

此刻衆人皆睡

唯有我獨對其音容

似一陣簫聲流過寂靜的黑夜

「感情的根事業的根全乾癟了

新大陸五十州無一州能栽下希望的種籽

這塊土地越來越貧瘠

我將遠行至天涯至海角至無覓處」

大馬詩人作品特輯

其聲音彷彿來自洞簫
悽悽切切吹斷許多異鄉夢
却吹不盡四十載滄桑

四十載滄桑是塞外一片沙漠
有草但不是花
有水但不是湖
有海市蜃樓但虛幻若夢

待衆人皆醒
簫聲已逝

唯有我默對滿室的黯然